

Compeers
同龄乐

XIBU SHAONÜ RIJI

西部少女 日记

[美] 林恩·霍尔 著
刘 织 刘 纓 译

世界中学生喜爱的书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世界中学生喜爱的书

西部少女 日记

[美] 林恩·霍尔 著
刘 织 刘 纓 译

XIBU
SHAONÜ
RIJI

广西教育出版社

原书名:FLYING CHANGES

版权所有:林恩·霍尔

Copyright © 1991 by Lynn Hall

原出版者:美国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中文版权所有: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获美国哈考

特·布雷斯出版公司授权独家出版发行

中文版权中介:中国广西万达版权代理公司

美国美达亚国际公司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98-044 号

西部少女日记

[美] 林恩·霍尔 著

刘织 刘纛 译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 8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4 印张 插页 2 73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ISBN 7-5435-2717-0/I·209 定价:5.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厂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当今世界,各种读物五花八门,各种传媒五光十色。读什么,接纳什么,要有比较,有选择。比较得有眼光,选择得有智慧。

我们推出的“同龄鸟”丛书,是比较的结果,是选择的产物。

“同龄鸟”丛书将比较的眼光投向全中国,投向全世界。我们一是选择外国及港台地区中学生喜爱的作品,二是选择我国20世纪的名家名作。前者是引进,后者是原创。

引进加原创,世界加中国。这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放飞“同龄鸟”,让“同龄鸟”鼓动这双翼,飞进中学生的广阔天地。

文学是多元的。正像数学有一题多解,文学也有一文多读。文学的魅力正在于创造性的阅读。“同龄鸟”丛书将营造常读常新的阅读兴味。

文学的语言是有魔力的。文学的形式也是一种“语言”。“同龄鸟”丛书将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形式语言。

“同龄鸟”丛书把作者、学者、编者、读者的知识组合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导读、点评、自评本。这是“四者”的心灵对话,是“四者”的智慧互动。这是版本学的新尝试,是审美学的新拓展。

我们期待这“四者”的和谐合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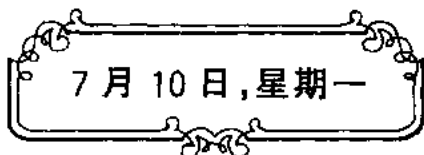
我们期待这“四者”共奏出21世纪的辉煌。

内 容 提 要

自从爸爸把年轻英俊的套牛搭档泰勒带回家,生活对丹妮来说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正当丹妮独自沉迷于她对泰勒萌动的浪漫情怀时,生性爱冒险的爸爸却出了事,而离家已久的妈妈又执意要以照顾爸爸的名义重新加入这个家庭。妈妈的突然出现使奶奶失去了一家之主的地位而愤然离家。这时丹妮正在竭力训练一匹小马驹,想把它卖个不错的价钱,好帮助家庭渡过经济难关。而这笔交易取决于这匹小马能否出色地完成一个高难度的飞速转向,这一飞速转向又恰如丹妮生活中突然来临的种种变化一样难以把握。特别是在短暂的一周之内,伴随着家庭的变故,丹妮由纯真、懵懂,到为爱而悲喜、忐忑,到豁然开朗、泰然自若,最终迈向了成熟。所有这些飞速变化透过悠闲自在的西部小镇风情,透过少女稚嫩而又真实朴素的目光,以轻松活泼的口吻、细腻敏感的笔触以及日记体的形式,自然地流于笔端。

作品以少年观望形形色色的成人世界的独特视角,透视出美国90年代西部生活的风貌,折射出性格不同、生活方式迥异的普通人微妙的心理变化及他们内心深处共同的对爱和亲情的渴望。相信它会满足每个少年对西部牛仔生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会唤起女性心底珍藏的那份或芬芳或苦涩的青春情愫,更会让每个成人重新认识家庭的分量,重新理解各个家庭成员之间的不可替代的相互作用。

本书荣获美国图联最佳青少年图书奖、美国图联编辑精选书目奖、学校图书馆年鉴荣誉奖等六项荣誉。



—

太阳还是地平线上的一片红色雾霭,我已经知道,这可能将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一天,关键是要看泰勒怎么说了。

我骑在我的鹿毛色小母马上,一边四处眺望一边让它安静下来。那儿,就是那所房子,四方的,白色的,和这儿周围其他的东西一样布满灰尘。厨房门廊的一角用卡车千斤顶撑着。爸爸从来没打算修理它,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院子也该修整了,泰勒本来说他昨天干的,可后来去了镇上,就没干。

被单晾在屋后的绳子上。奶奶总是用烘干机烘干其他东西,惟独把被单晾在外面,好让它们有股新鲜空气的味道。日落时晾出去,早餐前收回来,因为晚上比白天灰尘少。

那辆最令泰勒骄傲和兴奋的道奇小型货车停在院子里,棕褐色,有两个后轮,引擎盖上还有一个奔跑的牛的标志。和它配套的拖车停在机器棚里,上面盖着油布,以防落上鸟粪。就在我爱上泰勒·奥尼欧塔这美妙的一个月里,它就一直呆在那儿。

房子旁边的这条公路平坦、狭窄,由利伯瑞尔沿东北方向直

奔韦奇塔，两旁是生锈的铁丝栅栏，杂草丛生，野花缠绕，让人看着讨厌。路的那边是麦地，平坦的牧场上有零星的几棵小树和大片坚韧的野草，到处可见一些人家房屋的屋顶和树木，这些房子和我们家的房子一样简陋、实用、布满灰尘。

在我面前挨着公路有一个像谷仓似的小房子，房前有片停车场。门上有块木牌子，上面烫着“马鞍店”几个字。木门廊里有一对用劈开的圆木做的长凳子，还有一个与这儿的乡村景致极不协调的自动售饮料机。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这玩意儿能赚点儿钱，开车经过的人会停下来喝杯饮料，有时还会溜达进店里买点儿东西。

我站在马镫上可以看见利伯瑞尔镇的边界。从这儿开始有些房子，还有一个勃朗科加油站。周围是许多粗糙的栅栏围成的牲畜栏，还有一个大大的旧谷仓，像只大母鸡似的守着周围那些像小鸡似的小棚子。

我盯着泰勒房间的窗户，真希望能看见他也正探头往外看。只看看这窗子，就足以使我对他的爱又涌上心头。

真烦人，我骑着小母马绕了个圈，然后夹着它大步慢跑。它总是向左偏，我能感觉到它身体偏转的角度。我先用缰绳牵着它向左转了一圈，然后调整重心，双腿在鞍后用力一夹，猛推它的臀部，牵引它向右转。

它踉踉跄跄地，几乎摔倒。

该死！

我收紧马勒稳住它，让它向右转着大步慢跑。它已经会向

右转圈,但没有学会飞速改变方向的本领。整个夏天我一直想教会它这点来着,可它还是不成。它不得不踉跄着,以免在急转方向时跌倒。

再有一个星期图尔萨的那个人就要来看这匹鹿毛色的小母马了。如果它早早训练,有足够的本领参加套牛比赛的话,那家伙很有可能会买它。两个星期前他打电话来说想找匹优秀的小母马时,我曾答应以三千五百美元把它卖掉,他对此很感兴趣。

自然,我还告诉他,我的小母马已经会急速改变方向了。

三千五百美元一定能派上大用场,帮助爸爸付掉在杜兰果医院住院的账单。我不知道拿不到钱医院还让不让爸爸继续住院。自然,因为干这种行当,以前他也住过医院,但自从我长大到能了解家里的经济困难以后,这还是他头一回住院呢。

嘿,祝贺你长大成人啦,丹妮·布朗纳。

无论如何,我的确是长大了。是泰勒令我长大了。我本该多了解一些有关这牛仔的事儿,而不是爱上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听爸爸吹嘘他过去的事儿,他干的最拿手的种种活儿,是怎么和这个或那个小甜妞儿一起玩儿。有时,他又唠叨他是多么寂寞,没人真正理解他、关心他。要么就是抱怨妻子离他而去,还留下小女儿要他照顾,这事儿使他伤透了心,直到现在都无法再相信任何人。他有一大堆这种故事,都被他描述得相当动人。

泰勒和父亲在一块儿呆了这么久,有时我真忍不住想知道他对我说的悄悄话有多少是从爸爸那儿学来的。可泰勒毕竟不是爸爸,他不一样。

我跳下马，卸下马鞍，把马勒从它耳后摘下来，让它回到牲畜栏里放松一下，作个弓背跳，在上里打个滚儿。它站起来，像只落水的小狗一样抖动着，在清晨斜射进来的阳光中扬起一片红色的尘雾。等它停下来后，放马鞍的地方还粘着土，那儿出汗最多。

我又把笼头套在它脖子上，它的脸在我身上蹭痒，眼睛和耳朵都埋在我胸前。我用手抚摸它胸部和两条前腿柔软的皮肤，发现它已经凉快下来了，就让它在水槽里饮了两口水，到谷仓后面牧场上的小溪边和它的朋友们嬉戏去了。

进屋后，我在厨房里的旧得生锈的大洗澡池里使劲洗掉一身的马味儿和灰尘。奶奶还没下楼来，我就出去先把晾在绳子上的被单收回来，叠成大方块儿，摆在洗衣机上的洗衣篮里。洗衣机、烘干机，还有一个下水池、一堆靴子、鸡蛋筐、几只猫，和满满一纸箱青西红柿占据了厨房的那一边。

这房子虽然算不上《美好家园》上说的那种漂亮房舍，但对我来说，却那么亲切，那么熟悉，甚至熟悉到几乎看不见它的简陋了。

就在我倒咖啡的时候，奶奶下楼来了。奶奶就跟厨房和这幢房子中别的地方一样宽大、朴素，而且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她站起来比我高，但我已经越来越接近她了。她棕灰色的头发在脑后系成一条长长的马尾。她有一张类似燕麦的色泽和质地的方形脸，还有一双明亮而有特色的眼睛，你要是对她说谎，她坚定的目光一眼就能把你看穿。她穿着衬衫和棉布裤，身

体平坦而柔软。爷爷去世已经十八年了，可她依旧穿着爷爷的衣服。她说穿上他的旧蓝衬衫就好像能重温他的拥抱一样。

从外表你一点儿也看不出她昨晚主持过一个女式内衣展卖会，很晚才回来。

她拖着步子走进厨房，在我肩上拍了一下，顺手拿了一杯咖啡。她身上有点味儿，还有股没睡醒的温暖感。

我给自己倒了--大碗西红柿汁和咖啡，坐在桌边我常坐的位子上。奶奶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聊着，可我心里想的是泰勒和爸爸，不知道奶奶在想些什么。

“你的小马怎么样，有进步吗？”奶奶问。

“不错，只是还不会那种飞速转向。它习惯往左偏，不喜欢向右转，今天早上就几乎摔倒。”

“你觉得人家来买它的时候，它能学会吗？”

“对，很可能，也许吧，我会一直训练它的。”

其实我们都担心，要是我的小母马卖不出去，那么，爸爸的住院费及其他花销所需的钱从哪儿来呢？

现在我们共有十四匹注册的四分之一英里赛跑马：老公马巴比丘快二十岁了，可仍然是匹好种马；还有四匹年龄不同、优劣不等的母马和一批正在接受训练的小马。有的我们自己养着，有的拿去出卖。不过，到头来它们还是都要走，有的去干活，有的去参加牛仔竞技赛，有的去参加套牛赛，还有的供人骑着玩。可是眼下只有我这匹鲜亮的鹿毛色小母马最有潜力能卖个好价钱。

我想着这些小马每天都得训练,又想到泰勒今天就要走,而爸爸会坐着轮椅回来,很可能他后半辈子最好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想到爸爸再也拿不到牛仔竞技巡演赛的奖金了。他和泰勒今年一直拼命想成为国家冠军队的优秀套牛选手。比赛奖金和他们整个季度挣的钱能有好几千美元。

后来,泰勒的参赛马拉伤了肌腱,他又借不到其他有参赛能力的马,所以他就回来,想挑匹爸爸的马来训练。同时,爸爸也需要找个人做帮手,而泰勒没工作,住不起别的地方,就只好住在这儿了。

感谢上帝。

上礼拜四半夜来了电话,他们说爸爸因背部受伤住进了医院,一个礼拜后,医院会把他送回来,因为他们对他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少收费。

这伤也许是永久性的,也许不是,大夫在电话里这么解释说。没准儿时间加上康复治疗能管点儿用,他说,但以后得坐轮椅了,最好别抱太大的希望。

对于一个以牛仔竞技为业的世家来说,受伤、住院,甚至随时死亡或终身残疾是常有的事儿。这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伴随着你成长。它就像低垂于地平线上的乌云,是一种背景,可能一会儿就下雨了,可你照旧干你的活儿。你只能接受它,而且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理会它。

现在,这事就是这样,它已经发生在爸爸身上了。我觉得奶奶和我对它几乎没有反应过来,或者说,没有以我们应该有的方

式反应过来。它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就在等着它发生似的,它最后终于发生了。直到后来爸爸真的就在这儿,在轮椅上费劲地做这做那,到这儿到那儿,我才意识到现实确实一次次地打击我们,强烈地打击。可现在看来,我们心底里最担心的,恐怕就是钱的问题了。从奶奶脸上我能看得出来,她也一样明白我的心思。这是事实,在早餐桌上,虽然我们没有大声谈论它,可这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像爸爸常说的那样,这事儿是活生生的,而且丑恶得很。

可泰勒就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要走了,这简直让我有点儿疯了。当然,他也就的确该去巡演挣点钱了。很可能他想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但也可能不是这样,没准儿他就是想离开……

二

我头一次见泰勒·奥尼欧塔时,最先见到的是他的屁股。

那是一年半以前的圣诞前夕。爸爸参加全国巡演回来拖着泰勒像拖着只病怏怏的小狗。泰勒身高六英尺,浑身肌肉结实得像块岩石。那天,他醉得不省人事,爸爸只好把他架了回来。他把泰勒扔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然后对我说:“圣诞快乐,丹妮,我本想把他包起来当礼物送给你的,可是他这身气味太难闻了,我没法儿凑近他给他打上蝴蝶结。”

我帮爸爸让泰勒在躺椅上伸直,把他的靴子拽下来。看来

爸爸可没开玩笑，他一身味儿，从廉价香料到廉价威士忌，应有尽有，等靴子最后拉下来，那袜子才好看呢，真笑死人了。

“你从哪儿把他弄来的，收容所吗？”我问。

“哦，亲爱的，这可不是你问的事儿。”

奶奶在厨房里，以她惯常的方式迎接爸爸回来：咖啡加烤肉三明治。无论爸爸在什么时候巡演回来，奶奶总能在几分钟内把这些食品端上餐桌来。

爸爸撂下泰勒的靴子，抱起我转了一圈，嘟囔着：“你可长胖了，妞儿，得减肥了吧。最近怎么样，还好吗？”

他去巡演时，我们不怎么联系。“是啊，不错。这家伙是谁，爸爸？”

“他叫泰勒，是我的新伙计。他对这活儿还不太熟悉，可他天生是当套牛手的料儿。这会儿他有点不舒服。”

我格格笑了。

牛仔竞技巡演赛之后，爸爸带一两个伙计回家来是常事儿。这些人有的根本无家可归，我们家有空房子，谷仓里还有放马的空地儿。我从没注意过这些人，可今天这个……他长得真帅。没有合适的词儿来形容，不是可爱，也不是漂亮，就是帅。他的头发又长又直又粗，而且是一种微暗的亚麻色，接近黑色，而不是褐色。我以前还从没见过这种头发呢。他五官轮廓分明，嘴唇扁而丰满，几乎是褐色的。他的肩膀没有职业套牛手那么宽，但他的胳膊，从露在外面的部分看，肌肉结实，布满青筋。

看着那些青筋，我忍不住想抚摸它们。

我那时已经十五岁了，但自从我大到已经不再和邻居的孩子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以后，就再也没有对男孩发生过兴趣。马、我的朋友苏、学校里那些一块疯玩的家伙，对我来说，这些就足够了。还有，我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也听过他和他那些伙计一起大谈女人。你一定以为成年男人精得很，准能想到在门廊里说话，从上面的窗户里不能听到每一个字，其实，才不是那回事呢。

苏和我就蹲在楼上过道的那扇窗户下面，度过了好多好玩的夜晚。我们听他们神聊生活里的那些事儿，聊得那么起劲，我们听得似懂非懂，甚至后来回到屋里还要再说说那些事，试着猜测有些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泰勒那年冬天在我家住了四个月，我从没碰过他一下。我接近过他，曾经在厨房餐桌边他的椅子后面走来走去，或者跟他同时挤门廊的过道儿，可他从不碰我，我也没碰过他。我甚至怀疑他根本没注意我。

但我注意到他了。

牛仔竞技巡演淡季没什么活儿干，泰勒来这儿可不仅仅是休息解闷儿的，他还要从我们的马里给自己挑一匹。我从来弄不太明白把他和爸爸拴在一起的那些生意经，只知道泰勒把他那匹优秀的套牛马卖了，用那马换了辆九成新的道奇小型货车和一辆能运两匹马的配套拖车，车胎上的花纹还清清楚楚的呢。而爸爸刚刚失去了他的套牛伙计，家里有一匹好马和满满一谷仓有希望参加四分之一英里赛的小马，却没有自己的运输工具，

所以他们俩凑一块儿，真是天作之合。

那年冬天，我只要一不去学校，就在牲畜围栏边看他们俩，要不就是跟他们一起骑着马挑马，给泰勒选一匹最好的能参加竞技表演的马。

他们最终选了匹四岁的暗栗色母马，把它叫做苏比丘，它是我家的种马和一匹获得竞技赛世界冠军称号的母马生的。我明白它是我们家所有小马里爸爸最心爱的一匹。当泰勒宣布选中它的时候，爸爸点着头冲我说：“看来，你得嫁给他了，宝贝儿，我可不想让这么好的马进了别人家里。”

他们大声吆喝着，互相拍打着朝家里骑去，去签说明这匹马的所有权的契约去了，只剩我一个人在那儿，红着脸，激动不已。

苏和我眼睁睁地看着泰勒就在这四个月里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个女人。一个是镇上咖啡店里的女招待，爸爸和泰勒东奔西跑地干活儿时总爱上那儿去喝咖啡。另一个是泰勒从路上的酒吧捡回来的，那是一个非常潮湿的周六晚上，我可不是编瞎话，她一进家就一副要住下来的样子，直到奶奶显出老大不高兴的脸色她才走了。第三个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她打扮得花里胡哨，是个十足的风骚娘们儿。

一天早上，他跟她一块儿来了，说已经告诉她可以和我们一起住，因为她男人拿着枪在后面追她。她叫蒂芬妮，一头乱糟糟的金发，大眼睛。她只要张嘴，你就弄不清真假。奶奶照样也把她打发走了。

在那四个月刚开始的日子里，苏和我都迷上了泰勒。但后

来我们偷听了他那些风流韵事的细节之后，苏就讨厌他了。可我没有，他那时对我有巨大的吸引力。后来，我就不怎么跟苏说我对泰勒的感觉了。那是自五年级以来，头一回我和苏之间有了距离。

三月底，牛仔竞技赛的赛季开始了，爸爸和泰勒准备好货车，挂上拖车，把马牵进去。爸爸像往常那样把我抱起来转圈，直到我双脚离了地。但我能感觉到，他急着想上路。

泰勒上车前，猛地抱起我，像爸爸那样，当着爸爸的面，在我唇上亲了一下，这是头一遭他表现出像是知道我是个女人。

“嘿，留点儿神！”爸爸大声吼着。他们大笑着，互相拍打着，开车走了。

那回他们一走就是七个礼拜，后来回来了，又走了，整个夏天都在外面。然后又是长达三个月的赛季，一直到最后的全国锦标赛。那时他们每个周末都去参加竞技赛，有时连路上旅行的时间，每周得去四五天。他们和职业牛仔竞技协会所有优秀的团队一样，拼命想取得好成绩，挤进前十名，以便获得决赛资格。决赛结束前，他们决不回家。最后他们进了决赛，还得了第五名。这一年就算收获不小了。

所谓收获不小，就是说，奖金比旅行费用、入场费和酒吧账单要多。

我就一直在等待中度日，等着我的爸爸，还有那个我朝思暮想的人。

爸爸回来了，可泰勒没有。他决赛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那种

追星的女孩，于是带她回家度周末，可那周末却变成了无赛季的四个月。

这倒挽救了我，彻底消除了我对他的幻想。

直到一个月前，他开车回来了，拖车里载着他的苏比丘，脸上挂着微笑。

三

泰勒本是个比较安静的人，这次露面好像更柔和了，没准儿是因为爸爸没在这儿，或许是因为他的马受了伤，我说不好。反正我更喜欢他了，如果可以的话。

我满脑子遐想，我经常这样，我的这些白日梦大多数连苏都没告诉过。我敢打赌，苏这辈子从不做这种梦。但我做，都是有关我和帅小伙子坠人情网的梦，我梦想着他觉得我的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他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从不看别的女人一眼。

我梦想着泰勒和我结了婚，就生活在这所房子里。自然，奶奶也住在这儿，但她白天大多时候呆在马鞍店里，而且每周还有四到五个晚上，要去参加女式内衣展卖会。

现在，泰勒在家和马在一起，还修补他的车。他很担心他的苏比丘的腿伤，给它又是洗又是包的，连我牵着它遛弯儿时，他都一刻不离地眯眼瞧着它。

我知道他担心的是钱，没马就没法工作。而且，我也看得出来他坐卧不宁，急着想按时去参加全国竞技赛。但他的忧虑和